# 改亭文集

# 攷亭集卷四

吳江計　東甫草著　從孫　瓚仝姪　嘉禾　重編

## 甯益賢詩集序

客頳一月得甯子益賢和予慧湖諸絕句而善之請盡讀其作乃得益賢金臺草諸體詩皆濟南王貽上評次者貽上詩之君宗也貽上之所許天下誰不許則益賢之工於詩久矣乃縱觀貽上評次之語以益賢五古似陳射洪七言似岑嘉州又謂兼空同歷下又謂似黃山谷夫空同七古不擬嘉州山谷與歷下豈復相類何貽上以古人擬人不

齊若此且谷賢之於詩又何以正變不可測若此求其故而得之躍然曰是矣考貽上評次之時在己亥庚子間此時貽上意中猶習聞前輩之論以爲五古之陳射洪七古之岑嘉州唐人正宗也宏同歷下守唐人之家法者也貽上旣尊其名而心實求能忘故以此稱谷賢以重之也至山谷詩則貽上之心乎愛矣惟恐己之不似又喜見人之能似之者則亟引爲同調而親之此其稱谷賢之至者也孔子立鄭郭門外鄭之人謂孔子顙似堯項類臯陶肩似子產要以下不及禹三寸孔子竊笑鄭

人未嘗識堯禹臯陶而謂孔子似之何也其所識者獨其國之子產耳脈堯禹臯陶之名則鄭人皆知震而矜之故以擬孔子若子產則鄭人之心乎愛矣見有一體之相似者共指而識之且將因似者而思其眞者焉然則貽上之以陳射洪之五古岑嘉州二李之七古擬益賢猶鄭人以堯禹臯陶之顙項及肩以下擬孔子也以山谷許益賢猶鄭人以子產之肩擬孔子之肩也鄭人之尊孔子者至矣貽上之推許益賢至矣天下欲觀益賢之詩者觀貽上之評而證之以予之喻有不欣脈解頤

者乎

菊隱贈言冊序

嘉定黃陶菴先生節義文章皆大純無疵予愧未及其生時師事之竊幸及其弟子侯研德陸翼王而私淑焉研德既早世而予交翼王益親肰在京師相聚之日爲多疑非翼王本懷也翼王自號菊隱宜興陳其年爲序翼王生平不負師友事甚詳其文亦哀艷可誦今載汪氏說鈴中予謂此序足不朽矣而翼王意猶未巳復於京師集孫侍郎王龔兩尚書及陳先生胤倩朱子錫鬯詩凡數十首

彙爲一冊以發明莿隱之義予謂兩尚書高文通
德縱顯晦語默殊勢豈不足以重翼王若偕隱諸
君詩固皆盡美而予猶最愛胤倩長篇述已與翼
王同以布衣隱約留京師游公卿間不得已之故
紆迴曲折磊落慷慨凡數百言其聲嗚嗚然其淚
若涔涔交睫其鬚髮若蝟戟怒張飄蕭飛動不能
自止予讀之泣下蓋不僅胤倩能自言其情若爲
翼王代言其情欲借以自證明惟恐言之不盡者
胤倩以癸丑六月病於潞河十月歸京師今年正
月歿於嚴大中丞寓而此詩作於癸丑春三月自

後亂倩之爲長篇少矣悲夫亂倩詩縱極工能自
狀其不得已然亂倩之爲處士豈遂無愧於古之
爲謝皐羽鄭所南諸君子哉孤竹君二子采薇食
之不死有處女過之指其薇笑曰此亦周之薇也
恥食周粟獨忍食周草乎嗚呼必若斯言則皐羽
所南諸君子之優游岩壑壽考以歿者亦有愧於
二子多矣然斯言也苛而不可信今但去其泰甚
或姑晦其隱士之號而可乎是予所以序斯冊之
意而竊信陶菴先生靈爽未亡其必以予言爲有
合矣

顧氏家譜序

自魏晉以來吳中氏族最著者必首顧陸見左思吳都賦迄今二千餘年莫之改也今吳中顧處士自定其家譜乃斷自始遷入郡之祖迄其子若孫詳其官號配嗣居葬生卒約數世既不欲遠引又絕不肯有所附會此與歸太僕所嘆美華亭蔡用卿所著新譜何以異用卿曰我譜自我身追而上之自我所知者而止耳夫仁人孝子不忍忘其所本而又恐我後之人迷其所知也故爲譜以傳之非以爲夸以爲愼也愼則信信則可久俾其後族

愈大而不渙合祭而食以序以別親親尊尊敬宗睦族古先王以宗法教天下使天下家自爲治非若元魏李唐以譜牒門第官人使人日趨於附會夸誕而孝友睦婣之風益薄也我吳俗尤尚侈凡希姓小家無不牽引華胄增飾氏系以自矜炫獨處士生於吾吳二千餘年著望大姓之後而能一矯俗尚守之以敬慎可久之義即斯譜而考其生平立心持己之大要其賢於人遠矣處士之先世男子而早孤者以孝友服官能樹立爲鄉黨所君宗婦人而早嫠者以苦節老壽聞於 朝受旌閭

之典而處士能讀書明志世其家好行其德以嚴持其子爲名諸生以譽裕其孫且早慧我見顧氏之譜系日滋大不必如歸震川之序蔡譜爲博採尚書史記之文以著其得姓再遷之所自也故亦爲質言以歸之

詠史詩序

我妹適柳塘張翁季鷹之長君平六季鷹以治毛鄭家言爲邑諸生祭酒頗饒於貲母年八十餘病躄不能起季鷹破其産覶醫藥費累千金家遂日落喪葬旣畢猶蔬食不御酒肉今年六十矣平六

自幼亦勵志行與我妹共孝養然素嬴善病不能肆力於制科之業獨好詩及史於詩則自離騷蘇李以下至宋元諸家之作無不窺也於史則自三史以下至近代稗官野乘虞初七十二家之志無不涉也頃病甚且愈乃合二者之好作詠史詩百餘首示予但其體不上擬大冲五言頗學義山絕句敘事中入以論議弇州所謂開宋人之派者乎六辛其胸臆𢘦已欲言不屑屑較量於工拙殆劉容城所云不能漢魏則爲歐蘇黃使足成一家之詩可矣予獨以平六既承其家學亦嘗治毛鄭家

言則於三百五篇大義必得其原又況季鷹純孝至性其足法於家庭者甚備夫白華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之詩而三百五篇之本也獨失其傳焉漢唐諸儒旣聚訟不休而束廣微之補亡復淺率不足道我不知平六父子之間夙昔所討論者何如平六試從此探詩學之原則其詩當有不求工而自工者詠史云乎哉我妹聞之曰我兄之論詩是也雖然束氏補亡之詩曰馨爾夕膳潔爾晨餐我之爲此亦甚難矣而兄尚以其詩爲淺率不足道乎予心韙其言故附及之

# 游晉草序

劉氏公遠自序其詩曰久客晉署中端居多暇見几研間李杜詩集欣然閱之亦復爲詩不知聲律之爲何物也恐知詩者以聲律求我先謝不敏焉予聞之笑曰是誠知詩矣阮籍曰禮豈爲我輩設籍誠知禮意矣予亦將語公遠曰聲律豈爲公遠設公遠獨不得爲知詩意乎哉夫自陶唐擊壤之歌至詩三百篇漢魏諸樂府歌詞未嘗苛求聲律也各自言其情志不問工拙也不患得失也率然成之偶然得之作者不自知其可傳亦不求傳於

人故撰人多闕名惟其無工拙得失之擾其念故其詩亦非後世之所能及江左及三唐諸作者出此意蕩然詩亦益卑下相束以聲律而以李杜爲宗工嗟乎李杜之詩豈以聲律重哉忠信薄而儀文繁情志衰而聲律盛禮與詩之病一也紛紛然皆工於悅人而不知自樂乎之默然有感於公遠之言也有以夫

樹滋堂文選序

古之稱良吏者曰鳴琴而治何謂也曰貴其暇也有暇之日有暇之神故暇也何貴乎暇也曰無才

之人必畏事畏事則事愈多不能暇多欲之人必好事好事則事易擾不得暇有才足以治事可幾於暇矣然有才無欲我罕見其人也嗟乎則又安得暇哉劉進士令晉之夏縣甚暇乃復尋其未仕時丹黃之宿好著曰樹滋堂文選示其兄與弟屬予序予曰是將以文代琴也夏劇邑也事多而能暇難矣非有才而無欲者耶雖然援琴而彈之其彈之跡猶人也而雅俗之辨非深知其意不能聽也文之跡不甚相遠也而理之醇與疵辨焉醇之中又有小疵焉擇之不可以不精也琴之聲一時

之聽也文之選百世之事也此我輩沉淪寂寞無用於世者之所爲也劉君以循良上第旦暮且入爲京朝官而暇爲此乎是則我輩之暇在時而劉君之暇在神也不可及已

王子重詩集序

楚黃王子子重以貴公子孫能世其學年二十賅擅今古之業傑然有才譽應　詔選入成均將至京師二月先有事於湖南從武昌道漢口徑洞庭湖三百里抵長沙歷辰州五谿萬山之中游武陵復從武陵徑洞庭鄂州歸黃州水陸往返三四千

里六月迺自家踰淮渡大河亘中原歷常山鉅鹿至京師旋自京師出居庸關趨宣府再從宣府歸京師八月踏棘闈不得意九月再從京師出居庸經雲中渡紫荆關客寧武關距河套數百里復從紫荆入居庸至京師往返又二千里度今歲子重勞苦風塵中舟檣之所簸蕩車馬之所馳驟寒暑朝暮逆旅之所羈愁不自得葢歷萬餘里亦良苦矣然其詩才之汗漫格律之崒律心目之高曠而英多則得助於洞庭大河滹沱衡漳桑乾諸水中原燕趙太行王屋孟門飛狐口諸大山雄關絕塞

驚風大漠千里蕭條之登眺爲多也夫楚幅幀夙
稱半天下予重旣盡覽其勝勢而九邊六關復歷
其半南訖沅湘北暨燕代凡所以開其心臆供其
憑弔拓其識力者無所不至宜其詩之富有而工
也矣昔王陽明先生年未二十時好神仙幻怪之
學始婚之夕脫身游岩洞中遇異人叩擊性命之
旨其從海日先生於京師也間躍馬游居庸倒馬
紫荆諸關徧觀古今形勢要害用兵出奇制勝之
地其奇氣勃勃難自平也及稍長一聞吳康齋之
門人婁先生論學之語便能克已持重一意爲聖

賢篤志之學予謂王氏婺奇才必當以陽明爲第一今子重游眺之所至過於陽明祖父之世貴過於海日而才華年歲人地駸駸乎與陽明相埒使當世有如婁先生者其人子重交而親之其於學必更有進矣其於詩也亦必更有進矣

南昌喻氏詩序

自宋黃文節公興而天下有江西詩派至於今不廢近代最稱江西詩者莫過虞山錢受之繼之者爲今日汪鈍翁至阮亭最排斥江西詩者莫過雲間陳給事及李舍人宋中丞然予見近代江西詩

家如三洲唱和集所載陳太士萬茂先起先徐巨源喻仲延景孟所作五言古詩及巨源陳士業陳伯璣王于一論詩諸書序不皆祖述其鄉之詩派乃知天下士但當以其才調抒寫性情與天下士相酬應固不必操其土風也丁因茂倫得交南昌喻子不知喻子於仲延景孟爲一家與否而即其詩觀之亦非域於其鄉之派者矣今年春雪夜與喻子邂於趙明府坐上喻子酒酣慷慨爲言小生時去南州來江左間關師旅中日與弓刀韎韐爲伍足跡徧九邊旣脫歸從茅山道士習導引服食

爲步虛詞數十章每危坐深巖絕壑間飲天酒吸日華觀虎豹戰鬬往來隱身喬松大樹上常三日不得食宜其要眇曠逸雋永而清新不可以一格窺測之也以江西求喻子是不知喻子者也以江西詩派求喻子之詩是不知喻子之詩者也

## 瞻闕藁序

甲辰四月予至曲阜謁孔林遂訪顏子陋巷故里慨然念司馬子長適魯僅得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且爲賦高山景行詩徘徊不能去倘予長此時遂得交孔顏子孫考其舊聞討論其家學快幸且

十倍而東於斯時則已習顏氏兄弟澹園修來名至丁未遂識修來於阮亭坐上讀其詩又數年復讀澹園制藝得交其人益修來既扈從　天子幸學特官尚書郎掌容臺典故不數年澹園成進士亦嘗　上意選讀中秘書官常吉兄弟同朝並列清華長安公卿莫不矚目嘆曰此顏子後人也嗟乎長安大官貴人多矣求孔顏之後若澹園修來今日之榮遇少矣而以予之固陋得交其兄弟閒覩司馬子長之僅觀闕里車服禮器有間矣修來之詩高華典麗原本雅頌浸淫風騷其格調之老

成非輓近詩人所可及澹園之文澤乎經術刱意深造躪漢唐儒之箋疏而寢食洛閩之指要夫以修來之詩鼓吹孔顏之所樂即世室中之琴瑟樂歌也以澹園之文發明孔顏之心學即講壇中不絕之微言也予既畢讀其詩文而追憶向者徘徊陋巷之側與友人話澹園兄弟姓名時忽忽遂十年可念也夫

嚴方貽稿序

辛丑三月予與方貽未待撤闈先報罷即俛首南歸方貽陸行予沿流而下各不相見至廣陵復相

遇握手慰勞予旣支離悽惻而方貽亦有顑頷風
塵之色矣予竊念以方貽之才華人地指顧淸華
何至不能忘情於得失也暨甲辰方貽成進士讀
中秘書天下翕然稱之而予以姻友詿誤不得入
闈策蹇出國門每從酒壚土銼之傍見方貽辛丑
夏南歸題旅壁之作至任丘醉後一律慷慨悲涼
予讀之泣下因次其韻和之予兩年來久不作詩
又復忽忽事此積數十首皆言愁之篇至濟上晤
關中李劬菴出示之李子則曰子詩雖善然於風
人之義未有當也詩三百篇所爲幽愁憂思悲憤

之作可謂無所不至而論者許其溫柔敦厚葢其性情激越皆本於倫物是非當世治忽之大要初不以一己之得失一時之勞悴有動於中而遽發於言也即或自悲不遇亦必自度其才果可一出而有當於倫物當世之大非漫然爲怨悱也今子之才果可自信於用世乎不可自信則安可汲汲於得戚戚於失也予聞李子之言自悔且愧及歸里門而門人張壎出其所訂方貽策論新篇示予予讀之三日忘寢食乃益嘆李子之言誠益友也使方貽得蚤遇豈不卓卓有表見而又遲之三年

宜其旅次題壁之詩及廣陵相見之際不能忘情於得失益其所爲得失者誠有如李子所言不以一已一時之故而有動於中也若子之謗劣得長爲耕鑿之民歌詠太平已爲厚幸寧可復動其心爲一已之謀也見方貽之得且益安子之失而益嘆李之善言詩也李子誠益友也

賈靜子先生私制策序

秦之強也范增一言敗之曰立楚後楚之強也董公一言敗之曰爲義帝發喪齊之強也酈食其憑軾而下之漢高祖之強也四皓一出而折服之彼

范增董公酈食其四皓等七人皆天下之老人也以一言興人滅人折服人捷若影響者其歷年多則其觀變多觀變多則其於天下之事幾無所失幾之所發若轉圜石於千仞之山雖賁育慶忌不能就而禦也夫以諸老人之聰明材智而當其盛年壯氣之時爲之君相者不能用使淪伏於草莽之間得置身事外以觀天下之變以決天下之機審定而後言乘間而後發則其爲謀也必鷙爲斷也必勇故昔周先王以及兩漢之隆必設三老五更於太學時時執醑而乞言所以收攝天下非常

駿偉之人老而未見用者資其謀畫以成一代之治也梁園賈靜子先生年七十矣負海內盛名五十年著書與身等精力不衰於近日治平之大略敷晰若家事區處鑿鑿不稍惑葢先生長梁宋之間二十年以前中原尤被兵革先生流離顚播習知天下患苦之事而又聰明才力卓絕時輩故能灼然爲救亂之言予之再入都也過梁苑見先生所爲策略購而繕錄之將携入京師謀所以獻先生書者使當世能採用其言必能成一代全盛之治一旦進先生於圜橋虎觀之間充三老五更之

選使公卿大臣之知經術者就聽之或使尚書給筆劄尚方潔廩餼先生得優游愉樂益盡其所欲言必大有益於當世也抑先生之先有賈生者年二十甚少而所上治安之書遂成西漢一代之治豈少者之言審機觀變與老者等耶抑其爲賈氏之策無老少皆盡善耶吾不可得而知也

姜西溟眞意堂論序

姜子眞意堂古文一編此姜子傳世之文也予將序之以告天下之知古文者其不知者不與告也姜子近著論一編此姜子應世之古文也予亦序

之以告天下之知爲制舉業者卽不知古文者予且告之也然予竊意姜子自信自重其應世之文當不若自信自重其傳世之文而姜子之意則均予竊疑姜子有志於韓退之者也韓於古文高自矜許獨深詆其應舉之作謂有類於俳優之詞顏忸怩而心不寧卽歐陽氏學于韓亦自言當取科第時未暇學韓之古文徒時時念於心而已夫以韓歐之才於二者尚不能兼我不意姜子乃能兼韓歐之不能兼也旣而思之韓所爲類于俳優之辭大槩如文苑中所載限韻賦之類宜其爲之

而忸怩不安也若省試不貳過論則集中亦存之矣今觀姜子之論其爲舉業一如其爲古文皆以沉鋭之力精悍之思出之與韓之古文何以異安能令姜子自信自重之不相均也况功令之所以罷八股尚策論將以網羅天下學古之士而今之爲應制言者大半空疎薾靡與八股異體而同習寧不亦重負功令哉予故欲以姜子應世之古文告天下之爲制舉業者

李草樓制藝序

孔子之道蔑於秦興於漢廢於魏晉六朝存於唐

盛於宋極盛於明漢求六經於焚書之後凡士之能一經者即郡縣小吏可坐致卿相明以制藝取士凡士之取卿相大官者無不誦法孔子之言潤色其辭以傅會孔子之道其法至國朝不廢然昔賢詆秦焚書而書存漢尊經而經亡者蓋深惡夫斗筲小儒强執蠡管之見箋疏經傳各是師說而不知大道之原也明制藝之設二百八十年里巷小兒禀承庸父兄之訓詁即操筆墨沾沾焉傅會孔子之言至以其支取卿相致功名而借不知孔子之道爲何如者今夫一草木一禽魚之微且眇

也不知其名而強呼之不知其類而強辨之辨之
而不當呼之而不似雖傖父亦笑之而況孔子之
道囊括天地經緯古今如此其大而懵不知者乃
人人操筆而傳會其説噫是殆不如漢人之箋疏
也而謂孔子之道至今日而極盛乎夫所謂能明
孔子之道者非僅其學之遂足以窮之也其人或
生而有至性及其長也又不爲嗜欲利害所搖奪
有特立獨行之志有強毅不移之力其性與孔子
之道近故其言與孔子之道合若今順德太守泰
州李草樓先生之爲制藝是也蓋先生以制藝成

進士後令於秦丞於宋守於黔今復守於畿南二十餘年歷天下艱苦寂寞浮沈抑鬱之境而先生泊然有以自守益甚樂乎孔子之道并自信其所爲制藝者果有合乎孔子之道而寻之信之自巳丑至于今亦不變也每念故明二百八十年中諸大儒之出于制科者薛文清陳白沙湛甘泉羅念菴王文成暨近日顧端文高忠憲馮恭定劉忠端諸先生其所爲制藝亦必能明孔子之道而傳者顧少使後學不得從文以見道今幸先生之文裒然成集使後之學者能從是而上窺乎孔子之道

此韓文公所云得其船與檝浮而不止其幾於道不難也此弔所以急欲布其文於國門使天下共見之也

許力臣小品十九首序

古詩十九首上承三百篇離騷以下開建安黃初諸子可謂詩之宗矣顧乃不傳其人與其世即玉臺採其七爲枚乘雕龍辨其一爲傅毅皆未可定也且以作者之才豈不能窮幽極渺務爲瑰麗典則之辭乃托之思婦離人新聲美酒下至芙蓉蟋蟀一草一蟲莫不起興纏綿唱嘆淫佚求其正容

莊語十不得一若無意于詩而後之擬作者卽才大如陸士衡而去之已遠是知古作者雖無意爲詩傲然不欲以詩名而有大不能已於詩者此其意非有心於擬者所可及也我友廣陵許子力臣負才而嗇於遇迨壯游成均爲當世鉅公名卿所引重而意且鬱鬱不自得聚其胷中之所磊砢歷落輪囷而結轖者一大放于文章往往傲岸不屑託于讕諧慢世凡爲小品者十九首其文也博而辨演洋而自恣雄駿悍拔而亦不戾於風人之惻隱其自序也曰卽取夫古詩十九首之意以名篇

且嘆曰古詩何爲而作也則知力臣巳知古作者之意矣予故樂序古十九首之意以序之以見古今人才之不相及皆在其意而有意於作者或反失之此其故亦難言之矣

## 贈雷伯籲王築夫序

雷子伯籲王子築夫俱秦中人僑居楊州去予家六七百里而近予心師之二十年未得見今予之來客揚州也叩門依人自冬徂夏久不得去遂得以其間求事兩君子皆許爲文贈予意良厚兩君子天下奇傑男子也負管葛經世之畧隱居杜門

讀書授教終其身窮約以老怡然安之非天下之至勇不能與於斯也暇日觀伯籲答築夫書曰入夏以來家之所有悉歸之質庫然終不肯向人一言我輩處今日惟有痛自裁減一法竭忠盡歡古人所戒今人并未嘗忠未嘗歡也予讀其書未竟遽喟然曰我師乎我師乎趣童子束裝別兩君子以歸因念歸震川先生作陶菴記稱陶元亮非獨不困於窮直以窮自娛後世論者徒以元熙甲子之間謂爲大節而不究其安命樂天之實夫窮苦迫於外饑寒憯於膚而性情不撓則於晉宋間如

蜉蝣聚散耳震川先生但能言元亮已成之學又不若伯顲曉𢋒人情得其至當其爲安命樂天更確乎其不可拔也雖然吳聘君康齋亦天下奇男子也其自序七月十三日枕上輾轉思維與伯顲語若相合乃其後迫於李文達出處之際不能自決迄今有以爲疑者豈其樂天安命之實有未若元亮之自然者乎我顧兩君子之審於元亮康齋之間守其志而不稍變東謭劣不肖進退失據之人也荷兩君子知已之德甚深且辱贈文之誼旣行乃書此以爲别詩曰非報也永以爲好也

贈汪蛟門沈康臣宋中郎陳椒峰諸進士序

國家甚需才也然有養之之才有用之之才所謂養之之才者何也今每科新進士有庶吉士之選是也服官之初一不擾之以職業而但使端靜其志氣冲怡其德度通習 國書以爲他日參預密勿之地所謂用之之才何也今進士之出爲知縣推官是也日以案牘勞其形神惟錢穀刑法是問而其人之尤才者能久而不挫於用入官於京朝亦可馴至大官葢庶吉士之選自明永樂間始重迄於今不廢凡進士之有才望且年少有風度者

輒與其選人以爲榮其當與而不得者人或爲之怏怏焉我友揚州汪蛟門山陰沈康臣常州陳椒峰眞定宋中郎皆當與此選幾得之矣而復不得或曰庶吉者天所貯文人必其人之含文蘊采不早見其光華者與焉今諸君子詩歌古文辭先傳布天下其光采發洩非天所以貯之之意也或曰自明永樂後有文章盛名者莫過李獻吉何仲默王元美李于鱗數公而數公初未嘗官館閣卽數公亦不藉是選以爲重也或曰諸君之才天實生之使亟見用於國家不必更求其所以養之也斯

三說者予皆聞之而予不謂然夫文釆之將溢發也其來必有漸其漸則皆其平日之所養也且人之善自養者必審其性之所好而安習之諸君子之以詩古文自養者深矣今卽試之以案牘之繁界之以錢穀刑法之任煩其形耳不煩其神也方且大考其平日之所養者益練其才以備國家大官之選而登曰所養與所用有二乎予旣坐廢於時竊慶吾友之獲遇而或有恨於吾友之不得爲庶吉士者故爲廣其意而慰之

贈孫焦蘐序

嘗聞之先輩之言曰士君子至剛之氣養而無害發爲詩文關於世道予每壯其言思求得其人而友之關中李屺瞻曰子識吾友焦穫孫先生乎旣識先生益歎屺瞻爲知言先生年未半百鬚髮鬖鬖然盡白目光如炬聽其言磊磊落落讀其書悲凉老蒼與人交責善不稍避予竊計之曰天地五行之氣惟金爲至剛漢書稱其不以寒暑燥濕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士君子之行先生生長西方爲雍州材傑之士其得金之性者深耶不然胡以至剛之氣能養而無害俾

其詩與其人卓然能自表見有關於世道若此然未知先生所爲養之之道安在及覽櫟下藏弆集見先生戒子之書乃嘆先生之剛誠不可及也先生曰受人之辱最爲有益學聖賢而受辱惟有一懼懼有以取之也學隱逸而受辱惟有一喜喜人之不我知也嗟乎先生之剛若此譬之良金能不以燥濕寒暑風雨暴露變節易形矣然其遇攻金之工也毀之淬之刮之磨之金惟甘心順受焉剛德乃成始可用於天下其不能爲至柔者非剛也先生之剛若此然恐屺瞻知先生之剛未若予知

先生之深又恐屺瞻之未明用剛之道也爲之序以記之非以頌焦穫先生也

贈姜西溟序

予於浙東之交最多雖知姜子然未深知姜子也武昌孟傳是語予曰姜西溟有古文數十首屬序於若予會有廣陵之行未之序也歸兩月而族子炳侍側曰姜先生古文辭當今不多有其格調在歸王之間而知叔父幸屬以序予以炳之能知古文辭也遽然起讀續范增論未之奇也再讀狄梁公祠記楊節婦傳稍稍稱善再讀送孫無言序爲

薛君四十壽序益稱善且知姜子爲江右王于一先生友甚久宜姜子之能古文也旣予寓與姜子居益近乃往盡讀其文日對之如嚴師而姜子時鬱鬱有遲暮之嘆以年逾三十才名未徧知天下予則謂姜子過矣夫古人所爲致嘆於遲莫者以未能有所樹立也而所爲樹立者以在我之德與藝不在遇不遇也苟在我者可自信而自立我將與天地爲終始何遲莫之有且知希則貴古人言之矣使天下而盡眞知姜子是天下盡能文之人也姜子方以巳之所獨能待知巳於天下後世之

一二人而又何利於天下之盡能文而盡知姜子者乎且姜子與于一交則旣知于一矣于一爲古文高自標置者三十餘年天下之大眞知于一者周櫟園宋荔裳諸先生外不過數人至饑寒困頓頻年作客老死可謂窮矣而今天下知于一者見其遺稿一字一句珍重愛惜之不置當時于一寧屑屑焉求知於天下乎嗟乎姜子其亦可以自樂矣昔以韓昌黎之爲古文也尚曰始自信中自疑予懼姜子之汲汲求知於天下而自疑也故序予之言以堅其志而贈之

終

# 改亭集卷五

吳江計　東甫草著　從孫璸仝姪嘉禾重編

贈彭元定序

黍邱彭容園先生有丈夫子五人而元定才譽先發尤慨然有當世之志能敘述故明神光兩朝以來人物邪正所愛憎臧否甚當又能周知四方之人文及各郡邑姓氏一覽無所遺其趨舍又甚正年與謁遊吳門我吳同學諸兄弟見元定皆驩然與結交既歸里門受知於海陵李公草樓出其近藝數十首授之吳門剞劂氏以廣其四方之志且

語予曰子爲我序之予曰予何足以序子哉以爾師草樓先生與予論子之言序之可也元定曰唯唯草樓先生問於予曰元定之才誠優矣其志誠大矣雖然不可以定之也少年之人即勤學猶未足子在黍丘亦見元定之勤於學否乎甚念之也予曰某之至黍丘也彭先生方在哭泣之際元定亦儼然在衰絰之中未及見其學然予知元定之必勤於學也元定生而有勤學之責有勤學之資有勤學之時有勤學之用也草樓曰其勤學之責奈何予曰彭氏之先自江右移家黍邱以科名世

其家逮元定之身五世矣科名者勤學則得之不學則不能得也此其責不能旁貸之我兄我弟不能下貸之我子也此其有勤學之責者也其有勤學之貧奈何曰予觀往古之勤學者貧而無書或丐之於人或竊之於友或鈔之於市或請之縣官其幸而得之也或無火燃糠以燭之或無師則數千里裹糧負笈重趼繭足以求之或不暇則戴經而鉏負薪而讀惟日不給也先生宦禾數年上自六經三史之書下及嘉隆才子之集必聚而藏之予見中州被寇禍之後即相國第宅中不能備四

部之書者元定幸而家有藏書即使勤學十年豜日而讀不必丐之於人竊之於友也又經師有魏用熙者當今之醇儒晨夕在家塾有疑即可問有問即可悟不必裹糧負笈之勞也米鹽瑣屑之事內外門戶之務自有總持之人其身甚暇不必經而鉏薪而讀也此所謂有勤學之資者也其勤學之時奈何曰人之智慧聰明能強學多識博覽深校者必在年力壯盛之候年過三十則智慧聰明銷其半矣故昔賢謂晩年讀書能用而苦於不能記憶夫至不能記憶臨文索摸其苦已甚元定年未

弱冠又身無疾病心無雜營此所謂有其時者也其勤學之用奈何曰夫元定所謂有慨然當世之志者也所謂能臧否往昔人物者也所謂能留意四方之人文者也則其勤學之用誠大矣使有當世之志而不學則臨變而無術恶聲名而不知大體我虞其僨也將尚論往古人物而不學則循聲附虛胸無定識未見其必當也將與四方之文人遊則當良辰勝流置酒高會之時談辭如雲詩篇唱酬百端俱發四方之士有深窺其長短者不學則無以應也且同人氣類之盛莫過漢之延熹宋

之元祐元符矣黄門北寺之役黨人三百八至今知名者李范張杜等三十五人而已其餘無可傳也端禮門外黨碑之上一百二十八人迨今知名者上官軾餘官願等三十八人其餘無可傳矣夫諸人亦常隨波震蕩於諸君子之中而當時既不甚見重沒世而又無聞焉甚可哀也蓋諸人之學皆不足以自立而欲附正人自重其於屈伸之用誠短也此所謂有當世之志有四方人文之志者其學之用甚大而有其責有其資有其時者誠不可不自勤於學也惟元定也可以語此乎故知元定之

必將勤於學也憶予與草樓往復之言如此今述以序子子勿惡其切直乎元定曰徵予與子之交也子言不及此予曷敢不祇承乃受而爲序

贈宋牧仲序

古宋地今有宋子舉者字牧仲天下俊傑非常之士也年十歲精騎射十一能制義詩歌十五六能盡交天下士斐然有令名其騎則能御駃騠之馬上下峻阪一日行四五百里其射則能插矢於地縱馬射之兩矢相合不纖黍失其制義則規矱先型能自變化盡奇正之法其詩則上自蘇李下迄

三唐盡臻其妙其交天下士則折節虛左如寒士其家世則爲相國文康公子爲太宰莊敏公從孫其早貴則年未典謁已爲今　天子扈從之臣也宋子之美善不具述其所以見稱於天下者惟制義與詩而宋子之所爲不自滿假溫溫抑抑與天下士角其短長辨其正僞者亦惟制義與詩二者則我請爲宋子與天下士論制義與詩明三百年以來以制義稱者前四家則王唐瞿薛後四家則歸胡湯楊最著餘若馮開之陶石簣鄧文潔董文敏諸公制義後生學者奉若科條而諸公之詩有

卓然可傳者乎以詩開一代之運者高楊張徐無論已繼之者前後七子北地信陽歷下瑯琊爲之冠今諸公之詩炳炳然而諸公之制義有卓然可傳者乎夫前後四大家之制義與前後七子之詩其足傳於世者才力相敵也前後四大家之詩與前後七子之制義其不獲并傳於世者才力有不能兼抑諸公之好尚或有所專而其他不暇及也今以宋子之盛年銳氣又極天下人地之盛其所爲制義其能事已見於天下矣而又耽精詩歌仡仡孜孜志不稍懈宋子之才力好尚視三百年以

來諸大家諸才子之才力好尚爲何如耶豈黃河大淮嵩山少室桐栢王屋之英靈委蛇蟺蜿盤礴交錯於梁宋之間而獨萃於宋子耶吾聞莊敏公之爲太宰也當江陵黨人士失勢之後正已率屬持衡最平不敢蔽一賢士是宜其有宋子爲之後也文康公凡兩主禮闈丁亥文事初盛至己丑則浣濯爲曼獨歸大雅文章體製廓然一新文康公持之也是宜其有宋子爲之子也是宜宋子之才力好尚欲兼擅乎制義詩歌而又溫溫抑抑折節天下之士以繼乃祖乃考之志也抑我聞王陽明

先生八九歲時從其父海日公於都門間脫身走登居庸紫荆倒馬黃花峪諸險要處縱觀邊關戎馬之勝於是才志雄扳意氣遒上及長遂能兼理學事功文章之盛而我聞宋子幼時亦從文康公視師漁陽上谷間得歷覽邊關戎馬之勝嘗飛騎逐黑白兎雖材官蹶張之士不能馳而及也扈從桑乾大羽獵飛馳高山危陂馬蹶復起起而復馳十數日不倦葢宋子之才力志氣恢張奮踔於童穉之時有以盡天下之至大歷天下之至變其視制義詩歌之技殆眇末耳而亦以全力注之不敢

忽宋子誠天下非常俊傑之士也夫使宋子他日得志則將兼陽明先生理學文章事功之盛以益光莊敏文康之家學彼區區制義詩歌之美善又何足以爲宋子諛抑予非好諛者也悉宋子之生平雖欲不諛焉不得也

贈徐山仿序

唐虞三代之隆士未有悲不遇者也士之不遇自孔子始然能以其道獨伸於天下羣弟子之不遇者皆得依其師以自見則不可謂之不遇矣終戰國之世尤貴士不獨四公子也士無懷一技而自

廢匿者漢負薪牧豕之徒貲郎嗇夫之輩得自通
天子至有朝上書夕召見者又公卿大臣皆得薦
聘徵辟士有從布衣徒步一歲中至公府九列者
唐則若賀監之薦李白杜甫之自獻三大禮賦皆
以詩文崛起迨韓愈杜牧之流以著作干主司或
上書宰相求自媒當時不以爲耻且幕府各辟名
士授官掌書記士即以此致高位其爲遇之塗蓋
廣矣宋取士之法漸狹然太學生常二三千人聚
京師得昌言朝政得失及人才進退當否之事士
之氣常伸士之甚不遇者莫若有明以來格於令

甲東以章程既不許若漢之上書天子從公卿薦辟以自進又不許若唐之自干主司及宰相或授官從書記於幕府又不許若宋太學生之得叅論朝事斤斤焉靡靡焉童子日佔畢鄉塾由郡縣而升之學使者不遇則老於童子科已耳諸生日䩞業庠序三歲而試之棘闈不遇則老於諸生已耳歐陽子曰天下不乏駿偉非常之士而消磨老死於山林之間夫山林之間有魚鳥烟雲登臨文酒之樂又何足悲我獨悲天下才士之消磨老死於章句訓詁之中也商邱中原人物之藪也當天下

道里之均四達之會多文獻之家予十年中兩遊其地於後起之傑得吾友徐子恭士之從孫大年字山仿者以爲目中操觚少年莫出其右其文蕩逸遷變咸合古法每試未嘗不受知於方面及守令位置恒第一獨應童子科輙報罷今年夏巳見賞于所司俛遇矣而復不遇予既稔識其文又深知其不遇之故爲仰天扼腕咄咄不樂者數日而徐生又蚤孤家貧幼育于從祖但能讀古人書自娛不能謀所以詭遇之術也徐生亦惟益攻苦力學以俟時命之集而已思古人有悲士不遇賦予

不能賦故爲序以慰勞之

贈侯貽孫序

商邱侯氏自太常公兄弟以儒術起家迨今貽孫之身五世矣五世之中名位莫顯於司徒文章莫盛於朝宗予丙申遊商邱適朝宗初沒展磨鏡之誼不執孝子手而出至丙午再遊宋始獲與其子彥室遊一日太邱黍邱諸同人爲公讌置酒朝宗舊所著書壯悔堂中召予酒半見有年可舞勺搖環瑜珥望庭而趨詢之知爲彥室之子朝宗之孫司徒公之曾孫也與之語應對英敏知非常兒也

出其試作瀏灘宕輒有朝宗之風不數日聞補郡學博士弟子員爲之色喜嗟乎今朝廷最愼庠序之選每大邑爲儒業佔畢俛首童子科者不下一二千人遙遙三四年其得升於庠序者大邑不過十五人有攻苦能文斑白而不得及者今貽孫以舞勺之年一出而應其選非昌黎所云余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哉間與朝宗愛婿吾吳陳子萬屆指朝宗若在今日年尚未五十也而遽有文孫出而接武其後朝宗縱不及見而天之所以待朝宗亦不可謂之嗇於後矣維是朝宗意氣簡岸

爲文嫉惡好善多過當所刺譏庸邪之人擿伏中要害亦足傷天地之和爲之後人者宜以包含弘大之德慶發爲和平蘊藉之文章以補朝宗未竟之志業以遠紹司徒公之遺緒休烈試觀朝宗所作彥璧字說知其末年已進於道與東方曼倩阮嗣宗之誡子同一意我亦爲貽孫誦無念爾祖之詩爾

贈侯闇公序

客宋數日於桃源舊令公侯仲衡坐上見其猶子侯明字闇公者試作剽悍銳鷙跳盪無前卜其必

售也果爲學使者丹徒張公所賞識以第三人補商邱博士弟子員時翕然稱學使者知人能得士旣閱其評語則以闇公文得力於曾南豐王遵巖兩大家予竊疑焉問於吾友徐子恭士曰遵巖文學南豐南豐學劉向向文本儀禮皆以典則厚重爲貴即開闔旋折之間務規於寬大直而不倨縱而能徐在諸大家中自爲標格以僕觀闇公文葢似倉山何張公言若是徐子曰公亦言其所從得力耳非言其貌爲似也且文之剽悍銳鷙跳盪無前者使其中無所深得以厚植其原則一往易竭

故先輩謂眉山文與歐曾文同出於六經亦言其所自得耳且予不見牧齋之序震川集乎震川得一南豐文諷咏累日不倦今震川文簡質明潔亦何嘗求類南豐也予迺躍然起歎徐子能知文適宋之同人賀闇公屬予文爲贈予即書論文之語歸之以廣其志而勗其進且以質之仲衡以仲衡與徐子爲同學亦深知古文者也若闇公之家世人地宋之人無不知天下士莫不知使予而必詳述之以爲贈則非闇公能以文自致功名之意矣抑予聞闇公尊人叔岱名三十年愛其有古儒將

風雅歌投壺彈琴說劒鬭雞走狗踘蹋賦詩同人皆樂與之交而予十年中兩遊宋叔岱方爲汗漫遊不得晤則予之所耿耿者也而闇公獨家居能以典謌之年攻苦厲志以自振拔斯可謂之賢子弟矣寧僅以其文似古大家爲重乎是爲敘

贈陳子萬歸宜興省兄其年序

丙申歲予與陽羨陳子其年讀書於今司業宋公家其年居西舍予居東舍燈火相照映予不能夜坐而喜早起其年吟咏必至夜分然好晏起其年好爲驚豔絕麗之文予且嗜蒼涼古直之作兩人

性不相易然最相得也歲冬十月予別其年于丹陽姜氏自後數年予旅食京師齊魯江淛間無寧歲而其年以貴公子孫亦不能家食客淮海間數歲中僅一見於嘉禾曹司農宅予兩人支離憔悴之況亦相似矣今春予往越聞其年至我邑我邑同人如顧茂倫吳弘人又貧不能具雞黍乃爲設飦飩一飽而別予復不得晤甚矣予之念吾友之切而別吾友之久也夏四月予去睢陽乃得時時與其年弟子萬者游葢子萬幼爲侯朝宗之贅壻僑寓睢陽已十餘年予見我友之弟如見我友而

子萬亦知予與其年之交甚歡視予如兄也葢其年兄弟五人四人能詩子萬其一也久客多暇則與子萬論詩但似爾兄客淮海間所作射雉集中七言古詩則可橫行天下矣而子萬久居外悒悒不自得思東歸適合肥龔先生過睢陽亦貽詩子萬勿久滯此子萬今從予北渡河將遂往秦淮就其兄矣予謂以子萬之才但努力爲著述之事其在睢陽與在東吳皆可自樹立何必歸昔諸葛子瑜奮跡江左弟亮躬耕南陽泊然有以自守後皆成大名顯當世枚臯爲枚乘少子乘歸淮陰臯少

留梁園未常從其父兄也後受知漢武以文章名天下人亦自樹立而已何必歸若歸見家督則爲予言甚相念苟富貴無相忘也

贈陳子萬至京師序

陳上舍宗石字子萬者宜興陳少保公孫處士定生先生子我友陳子其年弟梁苑侯氏朝宗贅壻也以贅壻故僑居梁苑當四方孔道江南人士過之者莫不交懽子萬與予交更久庚戌三月余過梁苑信宿即行子萬不忍予別之遽也不遠百餘里從予至睢陽四五日共晨夕起居使予忘覊旅

之苦余心德之余之過睢陽也以見湯大叅先生論學故特留四五日大叅得蘇門孫徵君先生講學之傳于斯道實有所見予樂得以所見者相質焉子萬從旁聽予兩人往復辨論之語欣然樂之旣同晨夕予益出其所見語子萬子萬益喜余亦更喜子萬之可與言學也追數少保公總憲之時値高忠憲劉忠憲馮恭定諸公倡首善書院于京師四方講學者雲集高忠憲獨倡明考亭之教而鄒忠憲則以所得于陽明之弟子者相與叅錯其議論雖意見未盡合然皆有功于聖學者理學變

而爲節義而定生先生與其友吳次尾方密之沈眉生諸公激昂意氣顯賢黜佞遂開黨人清流之禍然定生之功于名教天下莫不稱之節義復流爲文章而朝宗與其年兄弟復先後以詩歌古文詞昭耀天下蓋其學益醨而淺矣然華盛者必歸于實末盛者必返其本亦勢所必然吾願子萬之從事于理學也湯先生年未四十能棄官隱居力學當代偉男子也孫先生以九十歲老人主持斯道著書立說調停程朱與象山陽明異同之見使子萬不論居中州則已旣久居此則舍兩先生者

安所從問學乎今子萬補國子上舍將讀書成均行有日矣則吾又聞京師有熊青嶽先生者能爲程朱篤實踐履之學子聞而心師之又有侍讀張斡臣先生者得鄒忠憲公之遺意方以忠憲宗儒語要一書風教天下子雖疑其教未甚合于考亭然不可謂之非卓然有所見也子萬其以予與湯先生往復之說質之兩先生兩先生者必有以益子萬矣

贈田都諫序

歐陽子言今世九卿百執事貴官大職各有所司

不得兼理若生民利害社稷大計惟所見聞不專繫一司惟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故諫官權均宰相然于常攷三代之世諫官無專職若益皐陶傅說之納誨于其君昌言儆戒無所不至是宰相即諫官也唐宋以後兩省洊至大拜翰林亦兼言職若韓范歐陽諸公皆以諍臣相繼叅知政事是諫官即宰相也自明之內閣大半從翰林優游坐致且詞臣無言事之責言官官至六卿得入相益少於是諫官與宰相之勢分宰相之權亦創浸淫至今日言官尚得謇諤言事氣常申于天下而宰

相但取大體持重不得專意有所興革是言官尚可言宰相不可行久矣故昔人曰不爲宰相當爲諫官今但當曰若作宰相寧作言官非激也顧言官分臺省三百年以來一人不相兼今得先後兼爲之自兼山田公等始言路之遭逢若此抑奇矣公起家大令入爲曹郎出榷關倉尋改監察御史條奏必承　旨嘉納已需次卿寺復召入掖垣論列皆經國碩畫先臺後省得暢論天下事先是公令中州省試同考得士七人今年春以給事中分校南宮得進士十一人皆知名士傳曰艮農知嗇

畬艮陶知埏埴君敭歷中外習知國體已爲諫官則知我所得士某某他日諫官才也已將爲卿寺爲賢相則知我所得士某某他日必卿寺之才賢相之才也夫及身爲大官據要津得行其志多不過三四十年少則一二十年事耳得才士十數人教育之使繼我事業而傳之無窮此數世之利也故曰忠莫大于樹人功莫大于得士敬以爲公贈

## 贈趙明遠序

庚辰予從先君子同我友吳子聞夏讀書於楞伽山寺見四壁皆與聞夏之父中丞公論文書爲吳

門趙明遠先生作先生即聞夏師也自此屢得相見先君命東以父執之禮事先生既聞夏之兄子燾贅於東東以兒子蓄之而燾之外大母即先生女兄也因復與先生爲姻親又先生子子一丁酉舉副車才譽藉甚東與爲同年先生雖命東論交在紀羣之間然東祇承先君命不敢忘事先生益恭先生文筆妙天下每一藝成同學傳誦爭相繕寫甲午行牘奔走海內至乙未下第後遠賈猶重趼持兼金購其書從來所未有也其爲文根柢經術緯以精思峻潔峭拔不欲一字襲前人人之習

其文而取科目者不可勝數而先生顧遲至今日方成進士魁一經可謂晚達矣其關中作已傳誦都下今且出其藏稿再奔走海內先生文章之光欲乃益四達於天下埀之千百年不可磨滅也且以先生之文廼晚達可以使天下負奇積學坎壈抑鬱之士聞之益堅其志以俟命無傍徨中道之苦即其徒若閭夏友人之子若東者淪放久矣亦得援先生以自勵先生一身之遭逢係於人心如此何其重歟今先生歸故鄉與予一振興文章之業予亦且歸偕閭夏置酒楞伽山之顛與先生縱

觀湖山而問先生昔日與吳中丞論文之指也

贈黃繼武序

自明洪永以來稱會元者俞友仁迄今丁未科我友黃子繼武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科名之重不過九十八人而繼武蔚然列其間亐甚偉之葢會元以文特重也我得而論次焉洪永十五人宣德迄天順十三人其文皆不事彫飾莫可得而詳成弘十四人章楓山吳匏庵爲之冠稍見其法度然未離乎太樸也正嘉之二十人隆萬之十八人人文代起其尤著者如唐應德瞿昆湖鄧文潔王文

肅馮具區李九我輩其文之矩矱神明若有相傳之符節可剖合驗視其時天下承平人心敦厚士之起家非科名不貴科名非會元不重故凡觀會元之文者亦可得尚論其世之一端也或謂吳無障以偏鋒傷氣湯霍林以柔媚敗度明文運自此衰然啓禎之八元若曹若吳其風神又何減前人也國朝制科已十舉凡爲會元之文靡不彬彬可觀獨兩科以來初罷八股俾士得以經濟自見於前之爲矩矱神明莫可求合而繼武獨能以昌明博大之篇章發舒其賅博精覈之經術使天下後

世讀其文想見國家文教之盛即變易舊章而制
科之業其可傳與前人無異乎益偉之矣故樂得
而序之

贈陳翁餘序

鄉會試之有副榜攷之前代名曰激賞（一作給賞）蓋慰
其僅得而失之也本朝獨戊子科　詔天下廩生
中副榜者貢至吏部謁選人最者以推官用次知
縣次州郡佐增廣附學中副榜者入成均讀書滿
一年送吏部歷事考用如廩生此恩詔不爲例辛
卯科予應浙江省試中副榜第三同時前列王鎬

辛丑進士陸洽原文水令錢紹隆沈胤城馬翀俱登癸丑進士沈官庶吉士包元辰今官岳州太守盧元培戊戌進士戶部主事癸丑同考得士韓菼董閶等十一人陳紫芝丙午舉人王掞皆一時知名士為主考修撰蔣公超巡按御史杜公果所器重乃因順天副榜第一張叔泰上疏乞如戊子科得旨下部議時禮部尚書陳公之遴以次子容永在副榜前列引嫌逡巡未定明年給事中王公楨具疏請謂諸生以一二字之疵或限於額有毫釐千里之歎誠可憫惻乞以前十名克貢疏再下禮部而滿漢尚書遂議自後直隸大小省或二十名十名八名

五名前准貢　詔著爲令以有自後兩字余輩在
辛卯者仍能爲諸生而甲午丁酉庚子三科皆行
之廹癸卯科歷丙午已酉俱不許立副榜名色士
之限于額數及微疵不得當且寂然無所考據多
扼腕而思副榜之復設矣壬子科大司成復請舉
行如甲午已得俞旨天下欣然謂　聖天子酌復
舊章卽此事甚細亦足爲鼓勵人士之一端也嗟
乎自癸卯後天下京省試中式之額約裁減其半
進取之路益偪側人才沮抑短氣今之舉副榜者
皆昔中式及額之人也幸舊章方復之始得自州

縣貢入國門遊辟雍望闈闥慨然見 皇居之壯麗與公卿大夫冠蓋輿騎之翕赫及二京十四行省同年友生並入六館論文講藝之盛其猶賢于前此之侘得之而寂然一無所知名攷據者哉予旣被廢十二年心如寒灰槁木爲人摧抑虐侮不復一動其心而忽感于此事之舉行追念二十餘年以前予與同榜諸兄弟經營奔走於部科間事垂成而忽變感慨悒鬱之狀歷歷如昨日事今已再閱沿革海內精銳之士從此進者雲蒸霞起而余且頹然將老矣癸丑六月偶從督學侍讀王先

生于邢州幕中淸暇而同客黃岡陳子翁餘以壬子湖廣鄉試副榜第五人貢入成均負能文之譽又恂恂抑抑勤讀書訊知爲名父之子又我友菊廬朱先生弟子也與予交藹然予因歷舉副榜前列拔貢緣起以告之且以備後日攷掌故者毫末之助非敢曰自敘其事於諸公有前驅之力也

贈王又沂序

我家四世師友於黃岡獨多豈不異哉有識其父於三十年之前旣友其子於三十年之後者黃岡王氏又沂之於予父子是也有識其子於十五年

之前既友其父於十五年之後者予與黃岡朱氏菊廬父子是也我先君性沉靜簡默不妄交游每談士競引重始應四方文社事又沂之識家君也在乙酉正月時先君方出謝友人之會弔先大母故相遇吳中丞家又沂爲予言先君白衣冠顏色顦顇若重有哀者同坐爲張九臨吳羽三吳弘人兄弟予闖之泣下葢先君以是年春三月哀毁嘔血至明年春不勝喪歿矣嗟乎今天下文章之士如雲予小子幸多四方賢豪長者交然自江浙數百里外求一人曾識我先君若又沂先生少矣然

則東對先生言動間稍輕躁狂易有悖先君對客
謹愼意先生必心非之東也敢不敬乎況先生夙
有聲譽藝林爲昊廬王公舅氏而與公諸賓客飲
食起居不求稍異謙抑能下人論文得矩矱變化
觀其持巳論文可以知其人文矣敢不敬乎尤異
者天啓初東先大父在成均觸忤魏忠賢黨人中
以家難幾不測而時以縣令力爲保全者黄岡晏
黍徵吏部也爲一世援我先君童子科中三試皆
第一後院試亦第一俾先君自此知名亦晏公也
爲再世東丁酉舉於順天黄岡曹厚庵先生于座

主也知予二十年餬穀予儕予得負米以將母爲
昊廬王公而因公得交其親串若菊廬又沂及公
子子重菊廬子庭怡門人陳翁餘又皆黃岡人也
爲三世予長子準交庭怡其事詳予贈庭怡序中
爲四世夫黃岡之至我邑凡二千餘里可謂遠矣
而寒門四世所師友得諸賢人君子于黃岡若此
亦盛矣豈不異哉因又沂之與我先君之相識遂
牽連及此亦猶古史傳書法之意也夫

贈朱菊廬歸覲序

東母生萬曆丙午今年六十八菊廬母夫人生萬

曆壬辰今年八十二東母生東一人東生子一人
菊廬母生菊廬兄弟三人有孫十人曾孫十一人
菊廬長於東不過五六年今有子二人孫三人矣
東母雖少菊廬母十三四年然早衰髮齒盡脫容
貌若八十餘歲者性勤紝績雖老不倦然自生東
時得肺病至今每一發輒委頓數日而菊廬母聞
壯健少疾病耳目聰明行步不須杖扶若五六十
歲人東生爲獨子且有賢子失之今一子又孱弱
多病東又家食不給出負米四方經年不能歸歸
復遠出遊如是者二十餘年而菊廬二十年以來

僅兩至京師踰年卽歸省母率子姓抱孫羅列母膝前言笑爲樂且楚中薪米價賤不及我吳四分之一樊湖魚蟹黃州豬肉子瞻所稱美冠天下者不過數十錢可供數人食甘脆饔飧易辦又世有恒產足以給仰事不似東之必索游以奉衣食俾我母時時仰屋而歎嗟乎菊廬固非天下富貴赫奕不可幾望之人也同爲人子而予事事不及菊廬遠甚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雖然菊廬少壯時屢以文章受知賢公卿大人旣舉鄉歲進士需次爲學宮官能澹靜自守用心乎內似見道者與人交

寛容和愼不與物忤即學通天人而藏養益密未嘗以學問驕人予竊窺菊盧一出言一舉念之間能不忘其親不辱其親以邀福於天也若予之輕蹄禍愆動而獲戾聞過不知改常貽我母以危懼則予事事之不逮菊盧豈皆天爲之哉壬子秋與定交於督學王公邸第復同歷燕趙魏衛中山間感菊盧能容我過而遇我厚今十月菊盧自魏慱固辭王公歸省母夫人期以明年春來雖爲別不久然羡菊盧之得早歸而菊盧母夫人見子之樂與吾母歲暮倚閭念子不得遽見之悲同爲人母

而懷抱之不同若是東之罪通於天矣因泫然序
其言以爲菊廬先生賀